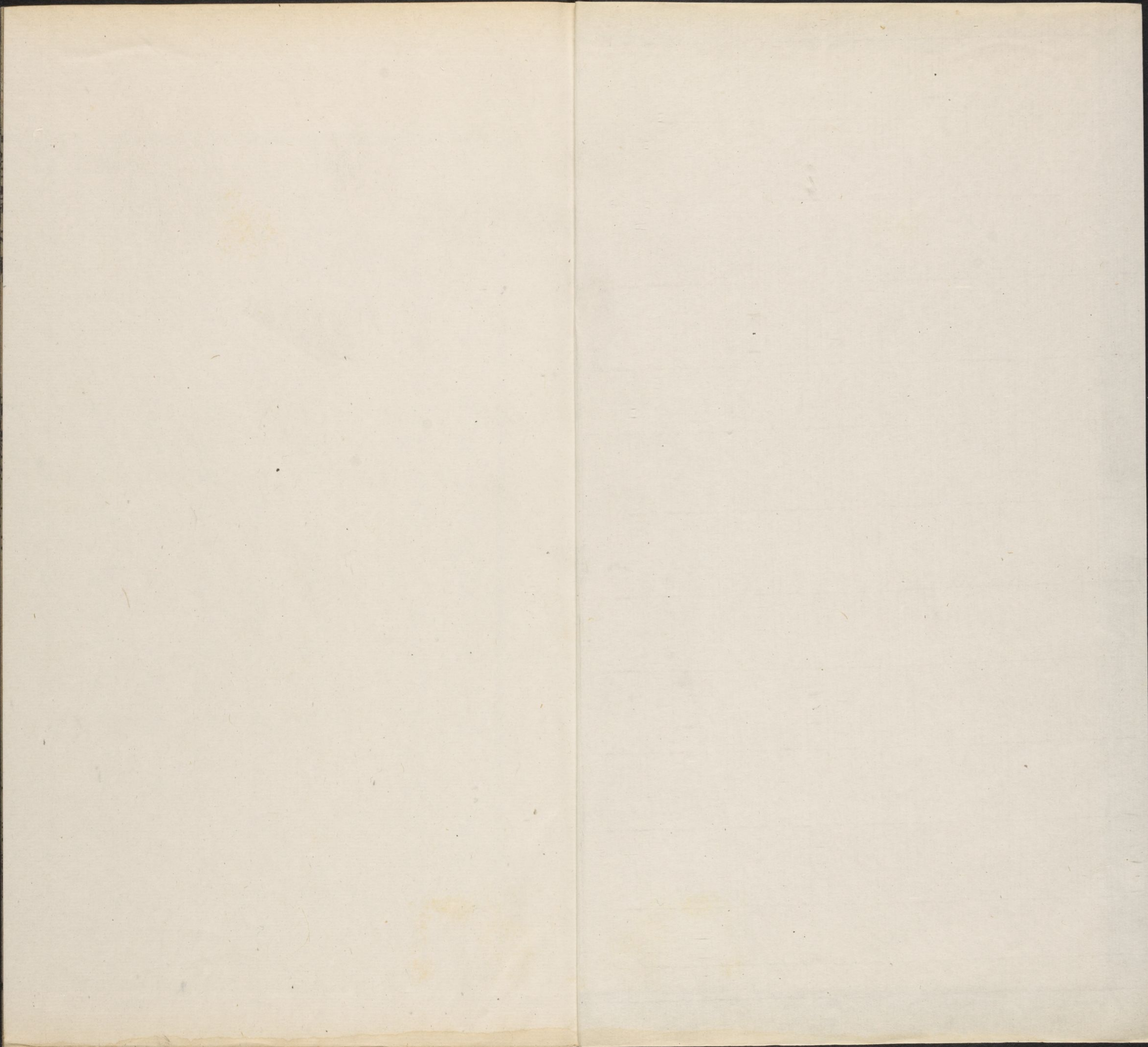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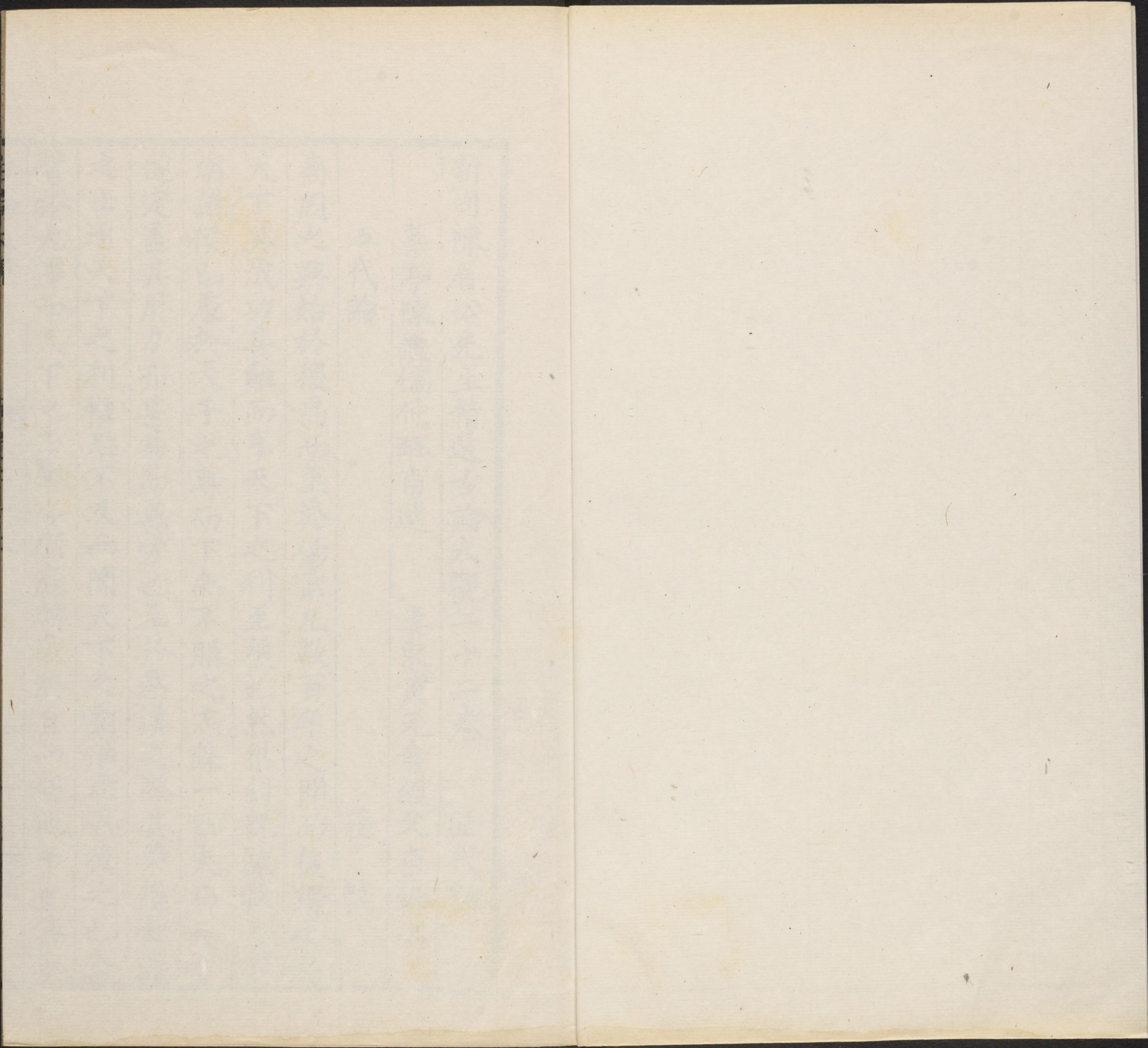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8

PRESENTED TO THE MEMORY OF
HARVARD ENGINEER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8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二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黃元會經父甫編次

五代論

蘓軾

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之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已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聞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
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
者如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
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
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
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
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
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
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

其子孫財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
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
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以兵趨夷門而
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
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
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
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
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
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

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凶奴則不興功臣凶奴卒起而滅之
故古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
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
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
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
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首以忤天下之心者
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召重耳
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
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

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秦蔡以河
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及
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
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
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後無憂也其後劉
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
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
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藉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
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

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
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五代論

何去非

唐以陵夷感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
獲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
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于宛胸群盜
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
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
借使不遂及于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為莊宗之抗哉此梁之
亡不待乎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讎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
里奄踐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遠夷梁室而王天下可

謂壯矣然天畧定疆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夷虜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易而戎人驕功恃疆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反負之及其所以蒙福辱者不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戎虜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徃亦皆俛首聽役于漢然

一旦委裘而疆臣巨室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圖之僥倖于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于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鬪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于并門彼二主者乃低摧悸迫兒女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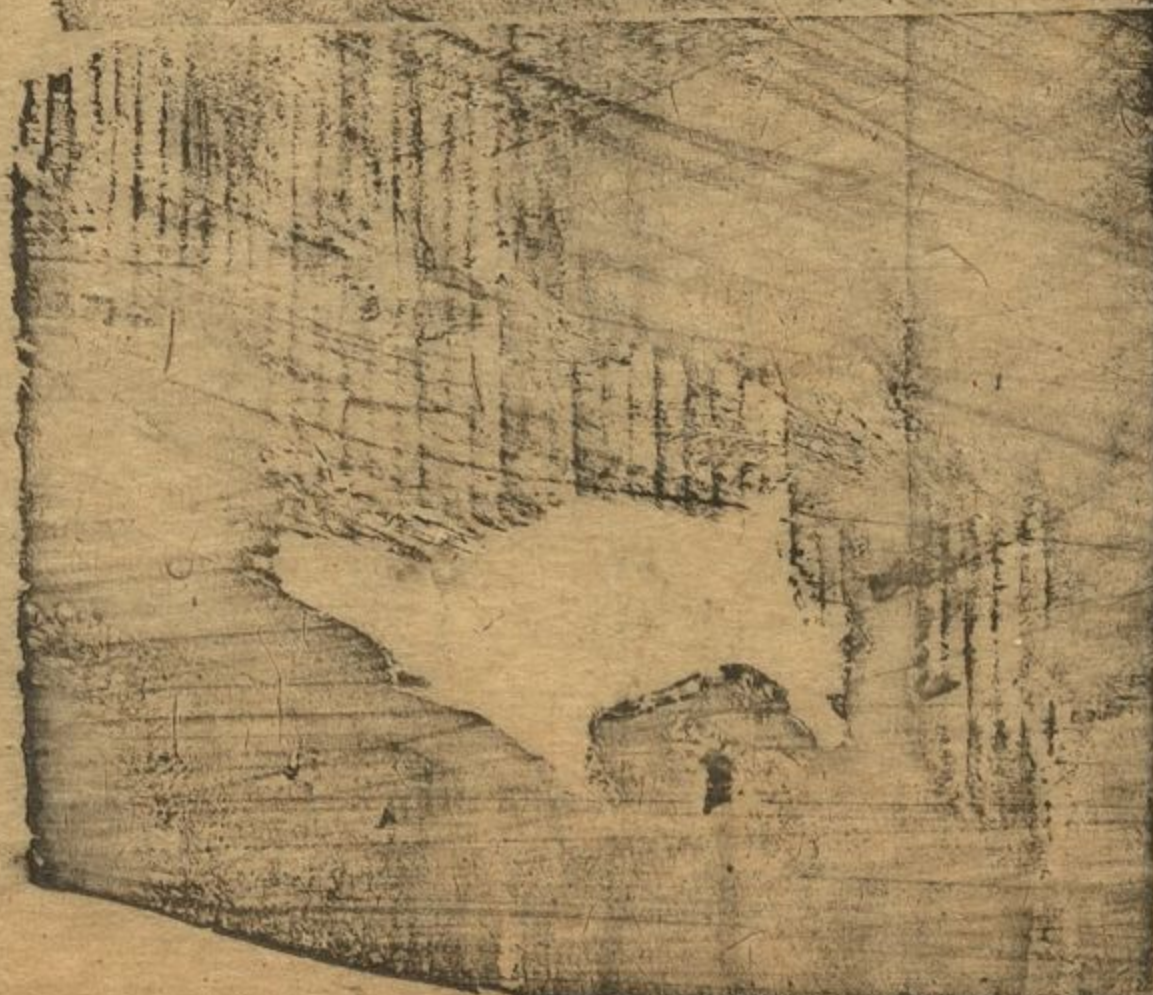
涕垂頤拱手以需扼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疆臣矯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疆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疆也恃勲賞之積而卒至于疆兵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勤而卒至于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疆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疆舉而遺之冲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于將而責戰于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于強責

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于驕是以天下略定強臣倚驕兵而眦睨驕兵挾強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于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五代論

范浚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為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為覆轍之戒蓋梁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為援虜固貪憚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于漢猶石氏之于唐也則



五代論
卷之三
范浚

論大見
卷之三
范浚

古語大義 卷三十一 七
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為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得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嗚呼有

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衰輩與他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為空則覲頹于梁于唐于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張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于縉紳至于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靡爛于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胸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朱全忠論

孫之翰

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大業號
 令天下時大臣賢而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
 相結方鎮何人賊也卒也虜也彼皆羸暴之性一無忠義之節
 方相吞噬亦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自相合爾大臣如孔
 緯者有一時名望尚與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姦險之人固與邠
 岐相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已至於此昭宗欲何
 施為乎加輕信易動動無謀策何以制服諸鎮諸鎮賊臣也然
 賊臣之心亦可恩信待之一時倚賴者莫若原有平賊大功爵

賞已厚俱為全忠所圖蓄怨不解若昭宗以念功之意恩禮有加虜性勁直感恩必深既深則順必久太原順則河中近輔鎮魏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者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姦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或可振矣柰何因全忠請討太原不用讓能之言而聽張濟孔緯之計輕舉兵帥太原拒命以成跋扈之勢太原跋扈無可倚賴矣時無倚賴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留兗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盜晝篡逆之計乃亡唐祚矣

裴樞論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就重國也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

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
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
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
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
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
也猶不沒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
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
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
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

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
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
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
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唐明宗論

歐陽脩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於後世邪况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座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

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
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
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卽
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
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
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
防而變起倉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
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
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

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
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
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
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狗而毀譽亂真之敝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唐莊宗存勗

南宮靖一

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
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訢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
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恥行墨制
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
上通於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体述其
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篡唐之
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
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

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行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為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悅姦諛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恣遊臘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勲臣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於反相結托以希覬恩賞者李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此頗而不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

於門高焚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弑也以伶人郭從謙表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々矣

晉出帝論

歐陽脩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

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
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
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後
人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
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
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
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暮服
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
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
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
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
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
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
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
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郭崇韜論

蘓轍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灾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于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

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
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
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
立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
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
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
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
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
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
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成人蹈齊潘之亂而以為安
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郭崇韜論

何去非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
 王勳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藉而據其
 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盖由高祖封賞過制
 陷之驕逆其于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
 還神器天下既定既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為通侯大者不
 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
 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于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
 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

遷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
陰枝暴忍而喜忘人之功者邪秦為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
而競搏之皆有伐秦之心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
其身輕屬于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畧擇主而附亦有大
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于彭城隨何不能緩頰
于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畫
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
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忘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
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于頃臾

之決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
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臥乎
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于夷滅而後定也
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
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畧徒足以供光
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
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獲為光武者獨何
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于功臣有
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

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為韓彭者李嗣源為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叔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于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踈讒嫉日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忠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謾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疆而

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疆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于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畧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于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于制兵崇韜謀宦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于

拘新救火者何異也

王進論

歐陽脩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古詩不都 卷三十一
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
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
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
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脩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
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
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
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
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
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
命夔作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

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
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
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
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達
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
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
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
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
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

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
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宮者用
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
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
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
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
篤信之時彼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

古言不稱
卷二
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周太祖郭威

南宮靖一

周興於郭威威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羅羅貢獻珍食碎
後宮寶器詔百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
際善政迭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
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
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為忍而帝曾無忤容則
是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帝語劉崇曰
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

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而理治切真中原之主也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機發策出人意見表其伐南唐問計李穀復克淮南盛穀數以錦囊寘之座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發奸摘伏聰明如神有司簿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實儼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息見踈嚴續以盡忠

獲存蜀兵以及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况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嘗夜讀書見唐元禎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哉亦其注意元之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税法知早征之為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之侵漁也積貸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徒恐獄多寬

民也嘗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
 惟親冒矢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
 置諸殿廷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
 勸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
 其用法大酷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寘之極刑略無顧惜之
 意薛居正舊史悉書而侑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良
 可恨夫恭帝以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
 真人之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周世宗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成克
 寧而殺從又存燦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
 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垂而不至於
 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
 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
 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五六年間取秦
 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
 士考制度脩通禮定制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

其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虚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後周諸子論

令狐德棻

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
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
著論者溺于貴達司契者難于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于至
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
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于
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
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
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

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
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
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
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
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疆于列國溫陶賢于群
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
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
定關右目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
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

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
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
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雖復
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安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于當年
從侯服于下國號為子乘勢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
其隙遷龜鼎速于俯拾殲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遠古未聞斯酷
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
分命賢戚布于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
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

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
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異哉

後周興亡論

盧思道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驚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乃募關隴值
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馳奉迎
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
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澹雷動雲移
萃于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
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歲動敗鮮
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却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
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

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
矣閔帝以嫡嗣承其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
立慕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
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
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
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
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梟物掃地無
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內之饕躬大布之
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

清淨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季
夫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
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
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
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
功未遑文德彞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
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
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
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

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
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
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
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省
以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豕之
末忽烏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
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
輻並有貴賤之殊婦人莊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
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朝

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
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
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
竒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感烏請聞其說
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
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君之驅除齊自天
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
墜昏主慢遊于上黎民怨讟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
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情果敢推斷擁三秦

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
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啟大隋非
不幸也

此論宇文周也編次於此謬甚

周臣論

歐陽脩○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
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
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
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
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
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

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馮道論

歐陽脩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天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恠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

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一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哀而嗟之

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桑維翰論

陳亮

○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于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于見聞而為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叛業而資為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

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勦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于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懼合罷散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及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群盜蠶起我見感于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

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群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危之惡彰聞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今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于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為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為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為之先驅也潞王以百姓

而繼大統遙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

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于有功求其為援使之得騁志于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賊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於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于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于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韓熙載論

胡寅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躬環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脩政愛民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

古論大觀 卷六十一
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

宋太祖論

脫 脫

贊曰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聖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當斯民塗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聖人之才而後以行其事界之則生民平治之期殆無日也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職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今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

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
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
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虜創業垂統之君規模
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宗功德兼隆論

陳傅良

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治之
不以禮取守異效而終始不能以相配則自漢以來人主恨之
此而非其勢之相反也無道德以養其心則功成之後難居而
氣盛志得者皆所以為後患遺禍也唐太宗以戰守攻取之餘
而刻意于仁義禮智之治功在當時德在後世史臣以兼隆稱
之愚謂若太宗者亦以養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兼隆夫以謳
歌既歸而與人為善視陶虞耕稼無改焉一為蔡丘之會君臣
爭侈無復在莒之時之念大抵人之分量當于變遷轉徙之時

觀之方艰难時群雄逐逐而起而誰無有帝王四海之意肯願
聽命于一夫哉爭久而分定惟寬堅厚忍者得之則夫得天下
于戰爭攘取之所不能者是有遠過人者使其處艰难之
心為處安寧之心處荆棘草莽之心為處黃屋左纛之心處軍
旅孰勝孰負之心為處百官萬民之心則詩書所稱亦猶可勉
晉魏而下何其紛紛也事集而釁隨名大而怨作自強而世不
繼則相仍而有之嗟夫兵莫慘于驕禍莫大于富貴此有道者
之為惜也太宗之興夫豈有遠過晉魏之始哉全隋之亂比迹
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無變乎

其心是果淺才涼德者所能邪彼魏徵藩邸之讎也若以庸君
處之誅戮擯斥死不足快就使不藏怒不宿怨則生全之既仁
矣仁義之功何為特排衆議刻意而從之嘗試觀其相與之際
殆有已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無難色此心此時殆與造
化者同量與不以鯀廢禹者同量與克商之後偃然自訪九疇
于亡國之虜者同量自漢高文景終怨雍齒遲賞朱虛竟踈張
釋之皆不及也孟子曰湯威公學于伊管而臣之故不勞而王
且伯天下莫难于克己私也太宗克于疇昔素所不平之私如
洗泥滓此其為正觀無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

兼隆其中必有受之者矣蓋嘗論之事不兩立者不正乎一者
也行不及遠者不反其本者也是故屢勝之才易地而廢用功
不深者則更事不能以守太宗之功德夫豈如是而求兼隆者
哉昔者曾子之論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
縮雖相寬博吾不惴焉彼其一弱一強甚相反也孟子以為守
約之功蓋一而二能弱而相強惟養心者能之太宗攘狄隋斃
群盜之氣俄而悉心委計之下風以行三代之仁義譬如牧野
虎賁之士脫劍戟而冠冕粹然學士大夫也而無勉強作勞之
意吾固以見太宗之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正觀之治當不

止此詩曰陟彼岵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人馬俱病
非陟岵無見也事變之來有甚于陟阻者遼東之役仆碑之事
此所以為太宗吁

真宗論

晚 晚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
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
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
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
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
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而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
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
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

歎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馬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
山陵嗚呼賢哉

徽宗論

脫 脫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
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
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
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
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
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
偏踈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
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

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
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
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
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
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
著以為戒

仁宗論

脫 脫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
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
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綈多用繪絕宮中夜飢思
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
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
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
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
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古詩大觀
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高宗論

脫 脫

贊曰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于燕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旤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于金高宗續圖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琅琊皆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

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厚難哉其始惑於江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克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拳切齒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謂悲夫

孝宗

脫 脫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之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彙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但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人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

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理宗論

脱 脱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後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亟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網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急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

古言大觀
卷三十一
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印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
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
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
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
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趙普論

脫脫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
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為國卿親若
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
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
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
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
修文慎罰而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
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

古詩大觀 卷二十三
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商
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晉為
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
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
焉豈期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曹彬潘美論

脫 脫

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蠱之蟄猶不忍傷
出使吳越籍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秋
毫無犯不妄戮一人益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即位之初
遂受征伐之托劉鋹遣使乞降美諭以上意辭嚴美正得奉辭
伐罪之體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
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享子孫皆能對立享富貴而光
獻仁宗后章懷真宗后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
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為良將第一后季濟者亦以材幹自結

主知遂歷清顯謂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田錫論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
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
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
明先見之危亡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
田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
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
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為金壁熒煌臣
以為塗膏爨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狄

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蘇軾論

脫脫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

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
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
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
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
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
為尚得為軾哉

邵雍論

程顥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
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
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晉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
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
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
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
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

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光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郡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

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二程論

朱熹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可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
 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
 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
 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跡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
 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
 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諛間竄斥屢擯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
 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

朱熹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
 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
 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
 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跡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
 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
 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諛間竄斥屢擯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
 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挽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馬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非諸葛孔明之儔與

宗澤趙鼎

脫 脫 ○

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覩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無或牽制則反二帝復舊都特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

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齎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矣竊論澤鼎之終益有感焉澤之易箒也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二臣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高宗感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張浚

脫脫

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偷儒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同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危安豈非卓然人豪者與群言沸騰屢奮屢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復欲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愛君憂民之心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

古論大觀
遂殺曲端亮能用法孝直浚不能用李綱趙鼎而反詆之茲所
以為不及至於富平之師潰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亦
不能逆覩也

岳飛論

章子仁

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胆以生天未亡胡王抱赤心憤氣以死
天乎豐其才矣使不畜其用大其任矣使不挾其成雖九廟之
耻立談可雪何但紆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
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岳飛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
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関雲長通左氏春秋學
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一
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於秦
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耻可雪
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瞑目曰自
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
冤哉

岳飛論

陳基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闕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
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
臣亦非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磨浸
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日兩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
夜歎歎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
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
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
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

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
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
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耻光祖之烈乎乎今舉
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冤於
地下此忠臣孝子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惜也飛
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詰闕
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高宗為太上皇猶
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
及矣

趙汝愚論

脫 脫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
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
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
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
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
丕祚者寔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
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
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

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韓侂胄議伐金論

陳 桧 ○

恢復大議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况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幸棄疾附和於鄭挺鄧友能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乃於岳飛則追封於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啟釁則遠竄丘宗山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阻塞人

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鄧倪李奕
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
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河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
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却矣然則侂冑恢復之謀
適為虜國之策未幾王津之誅且函首畀于金矣夫侂冑之稔
惡既浚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王昕及弟晞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父遷宅伊洛情
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于是風流名士往々間出遵崇王
誦導清流于前元明孝詣振芳塵于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
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衍之徒不能尚也常試論易
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
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忘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
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之節往山林者便可遠親
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殫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徒在斯

而作外漸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隨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祿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始之以踈簡成之以誕教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軌長軀流宕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齒劍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于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于陳力之地嘯咏于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垂易祿足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絕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皇永建之時晞處帷幄情存稽古蓋有憑焉

此晉人也不應編入宋目之列

文天祥論

脫 脫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高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歆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歆有甚於生者

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許衡論

歐陽玄

先生自謹獨之功克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克舜其君克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所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萬夫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

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
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萬似司
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
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
有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瀛洛諸君子所未發
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吳澄論

虞集

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
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
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
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又曰許文正
公為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侵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
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
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慷慨循
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

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
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
在弟子身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
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盛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黨斯時也
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
陋習浮於佛老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
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
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extremely light, illegible text impressions.

